

第二届“孟郊奖”
全球华语散文大赛
获奖作品集

主编 干永福

我拿什么来报答你



作家出版社

第二届“孟郊奖”全球华语散文大赛

获奖作品集

我拿什么来报答你

主编 干永福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拿什么来报答你:第二届“孟郊奖”全球华语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集/
于永福等编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6.5

(英溪文丛/于永福主编)

ISBN 7-5063-3668-5

I.我 ... II.于 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—现代 IV.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2470 号

我拿什么来报答你

第二届“孟郊奖”全球华语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集

主 编:于永福

责任编辑:唐杰秀

装帧设计:梁 珊

校 对:许伯庸 章卫华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里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(邮购部)

E-mail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杭州萧山日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40×960 1/16

字数:300 千

印张:18.75 插页:2 张

版次: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668-5

定价:30.00 元(全两册)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悠悠鄉愁轉筆下
耿耿孺慕迴行間

余光中

二〇〇六年夏

慈母手中线，牵动我们哪一根神经？

——有感于第二届“孟郊奖”征文启动

张抗抗

冬至已过，新年将临，寒风凛冽，春节在即。远在外乡的游子们，将踏上探家的旅程。

世界越来越大了，如今，我们都在异乡的路上行走。

世界越来越小了，随时，我们都可能在某处相遇。

21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开放的中国，年轻或已不年轻的男人女人，离家创业辗转南北，漂洋过海求学深造；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可见到华人的足迹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，正在成为海内外新一代的“游牧民族”。

重读唐代诗人孟郊（浙江德清人）那一首“游”遍华夏大地的《游子吟》，目光多次停留在诸如“慈母”、“归”（迟迟）、“报”（回报）这些语词上。……狭义之解：“游子”之“出游”，因生计所迫，是无奈之举；一旦功成名就，理当回归故里、回报故乡。寸草之心，报得三春之晖。亲情、感恩、孝道——这是德清县政府举办“游子文化节”的原始动机和文化底蕴，也是儒家文化“仁”“义”“德”的核心理念之一。2003-2004年的第一届“孟郊奖”征文，作者的选材和作品基调，大多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。其中不乏感人至深之作。

然而，孟郊老前辈也许没有预料到：这一个“游”字，原本是个动词，必然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；一千年过去，汉字的重组，不断产生出新的语词：

我们开始热爱“旅游”、热衷于网上“交游”、我们对“游资”蹿动方向高度敏感而又充满警惕、我们对明天的决策和情感选择“游疑不定”……无论你是在商海中奋力“游泳”，还是在都市水泥丛林里迷惘地“游荡”；无论你是在职场上拼搏“游击”，还是在互联网上登陆博客“游行”

呵呵，只一个“游”字，就把你、我、他、她的现实生存现状，高度形象地概括了。

尽管这些个让人眼花缭乱的“游”字，并非是孟郊先生“专有”的那个“游子”的“游”，并逾越了原先约定俗成的“游子文化”的边界。但它也许会提醒我们注意到，在华夏土地上，传统农耕经济的逐渐萎缩，全球性的“游牧”生活方式的盛行，正在日益催化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。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外延、更宽泛广义的“游子文化”，正在悄然而又必然地滋生、派生、衍生出来。

我们也许会逐渐认识到：传统“游子文化”中的“回归”“回报”的道德内涵，与现代人“落地生根”以及“世界公民”的现代精神，彼此之间既有内在的传承性和相关性，又有传统与现代、恪守与开拓的矛盾冲突。写作意味着“发现和表述”——记录并表达每一个不同的个体写作者不同的感受与记忆。

因此，这一届“孟郊奖”征文，我们有理由对所有的征文作者，抱有更为殷切的期待：少一些陈词滥调、多一些真知灼见；少一些模式化的怀乡之情，多一些开创性的挑战之意；少一些泛泛的感情寄语，多一些对自我内心的探讨和挖掘；少一些人云亦云的附和，多一些个性化的思考与检省。

那一根延续千年的“慈母手中线”，柔软坚韧，绵长无尽。在今天，它将重新挑动我们的哪一根神经？触碰我们哪一番思绪？有时候，一个小小的线头，会牵出一个生动的故事，一段遗失的情感、一个未曾涉及或被疏忽的话题。

我们等待着将用无数根“慈母手中线”织成的无数件“游子身上衣”——无论时尚先锋还是朴素随意，至少，“农”当扬长避短，“文”当言之有物。

目 录

代 序

001 慈母手中线,牵动我们哪一根神经? / 张抗抗

一等奖

001 沐兰恩 / 孙丕玫

二等奖

006 沪杭七年间 / 郭 梅

011 扛在肩上的年 / 张勇飞

015 五湖第一褂 / 陈翠英

019 迷雾中的钟楼 / 梁家萍

023 娘 / 于其超

三等奖

030 苍生远游 / 彭宗卫

036 活着 / 红 雨

- 041 老翁,你在家乡还好吗? / 周武忠
- 047 不会消失的天堂 / 陈萧含
- 055 老屋印象 / 高新辉
- 061 四条腿、两条腿、三条腿 / 钱金利
- 064 剑桥游子吟——我的游子情怀 / 王申培
- 070 回香江祖居 / 黄礼丰
- 074 以母亲的名义 / 王耀成
- 077 爱是一生的坚持 / 张志瑜
- 081 我的异国婚姻与我的中国父母 / 林 新
- 088 母爱装在口袋里 / 杜秀香
- 093 老屋 / 马 锐
- 096 绛珠草的眼泪 / 江 岚
- 101 娘的煎饼 / 赵进轩

优秀奖

- 106 1+1的故事 / 张春海
- 110 冲出迷雾 奔向朝阳 / 吕金堂
- 116 触不到的母亲 / 胡宇峰
- 120 高山流水——记多伦多2006新年音乐会 / 沈可全
- 124 跨海的思念——写给故乡的你 / 郁 乃
- 127 那荒凉的额 / 张加强
- 131 我的两位母亲 / 钟 锐
- 138 在美国过春节 / 陈卜智
- 144 爱在故土 / 王惠颖
- 147 爸爸 / 杨名芳
- 154 布谷声里雨如烟 / 任雅娣
- 161 踩碓 / 林 旭

- 163 纯鲈之叹 / 谢侯之
- 167 菲子的留学生活 / 张敏杰
- 170 扶“杖”而行 / 高 低
- 173 告别母亲 / 凤 群
- 177 跪！ / 张玲霞
- 181 河流在洞庭湖以南 / 叶临之
- 188 黑白镜头·彩色照片 / 杨 宁
- 193 后园的怀念 / 王 可
- 197 黄河边的兰州 / 王新军
- 205 回家 / 刘海光
- 209 记忆之殇 / 韩永强
- 213 脊梁 / 黄妙鑫
- 215 旧皮鞋 / 郁 晓
- 219 母爱凝固在童年的记忆里 / 安静洁
- 222 母亲的守望总与一柱炊烟有关 / 谢 云
- 226 母亲的针 / 黄守东
- 229 年前年后 / 马毅杰
- 232 平安符 / 王国平
- 234 破碎了,破碎了,拼起来还是爱 / 张健梅
- 236 石磨的歌 / 向祖文
- 241 素笺寄深情——“母亲节”抒怀 / 施 放
- 244 天冷了,谁会提醒你添件衣服 / 王丹枫
- 247 天下游子怯乡愁 / 周江鸿
- 251 铁锨 / 辛 轲
- 254 晚年的一半是故乡 / 徐向林
- 257 晚色 / 曾 野
- 263 温暖的娘花 / 陈德泽

- 266 我的母亲 / 章理国
- 268 我为母亲流的三次泪 / 薛 峰
- 270 无字的信 / 冯光旭
- 273 遥想母亲的棉花,莲藕和甘蔗 / 郑 汉
- 276 一地银杏 / 李 轩
- 278 游子心 / 李锦秀
- 281 月亮三题 / 孙家三
- 285 重返村庄 / 金 翔
- 290 后记 / 杨建新

沐 兰 恩

孙丕玟【加拿大】

最初发现它的时候,你必须用手指轻触,才能感受若有似无的凸起,渐层般叶片的覆盖,使得那微凸又像是一种假象了;就像翠绿湖中隐隐泛起的涟心,稍纵即逝的深浅,使你怀疑刚才见到的只是你的幻觉。

再隔了一星期,原本的不确定长成了一个随时会冒出头的杙块,茎的表面被呼之欲出的芽苞顶得胀白胀白的,尖尖的芽端,刺得指尖微疼。

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喜欢“拈花惹草”的人,因为我既怕晒太阳,又怕小昆虫,更曾经指着一片玉米田开心地喊着:“哇!甘蔗欸。”但是因为父亲喜欢这些花花草草,所以我把花当作父亲的影子般依恋着,也总刻意驻足花铺前思念着爸爸的味道。出国这十几年来,我从来不曾拥有过花,即使是音乐会后朋友的心意,也从不曾让我感受到“拥有”的喜悦。所以每次回台湾,只要有时间,我总是喜欢和父亲待在他亲手打理的花园里,看着父亲扶着老花眼镜细细的检视花叶上的变化,或是听着他说如何用捡来的木条钉造出一整排美丽的花棚。对于花园,我有着纸上谈兵的知识,纯粹是因为父亲爱谈,我便细心的听了来。

今年初和先生回台湾过年,父亲把花园整理得热闹雅致:报岁兰如行龙般的叶片、四季兰透白粉嫩的色泽、观音素心浓郁的香气、以及拖鞋兰巧夺天工的设计……我坐在花园的椅子上,听着耳边流泉的低诉,仿佛是在向我讲述一个故事,关于一个父亲的故事:他是怎样宠爱着他的小女儿,如同对这些兰花一样,担心水多会淹湿了根,少了又怕抵不住闷热的

天气；不想太阳晒伤了娇嫩的花叶，却又在支起棚架时烦恼开不出花儿的悲哀。即使现在小女儿已嫁为人妇，父亲的手仍然没有停下来过，他默默地研究着盘中的美食，打算等着女儿回来做给她吃；他细心的剪下报纸上有意思的消息，排成一落等女儿回来看。因为有着相隔千万里的不同，父亲的心中多出了二十四小时的牵挂。

花苞的雏形渐趋清晰，父亲专注的凝视，似乎随时在等待着破壁的瞬间。其实，蝴蝶兰并不是适合观叶的兰花品种，花季过了之后，就只有向左右层叠的宽大叶片了。之前一个一个胀白的芽苞，渐渐长成叶片下方弯曲的气根；爸爸拿着喷雾器，均匀地在叶片四周散布水分。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故意靠得很近，密密的水雾漂洒在我的脸上，“吱唧、吱唧”的声音似曾相识，刺激着我的牙根酸痛，我下意识的舔了舔自己的牙齿，觉得自己与兰花之间，似乎有一种从父亲而来的注定。

从小我就喜欢戴父亲的军帽，不是贪神气，只是喜欢见到父亲看我时微微上扬的嘴角。旁人都看得出来，我讨好父亲的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；曾经因为父亲说我很棒，我一滴一滴地嚼着辛辣的高粱；也因为父亲骄傲着我的口味像他，我逞强吃辣椒得了肠胃炎；更因为父亲夸我勇敢，我硬是在拔牙的时候含着一包眼泪不让它掉下来。小时候我经常去拔牙，因为迟迟不肯脱落的乳齿，常常将刚冒出来的恒齿挤歪；又或是终于等到了一颗甘愿自己松动的乳齿，却在掉落的时候裂开，在牙根留下一小块纪念品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爸爸总是会牵着我的手，到巷口旁的“青岛牙科”把不听话的牙齿拔掉。从小我就是个爱逞能的孩子，医生问我怕不怕，我一定用力地摇我的头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父亲仍然可以感受到我掌心传过去的不安，就在我准备跨上那一张长长斜斜的恐怖椅子之前，爸爸会先我一步的坐在上面，再抱起僵硬的我，椅背慢慢地往下倒，我躺在爸爸宽阔温暖的怀抱里，双手被爸爸的大手握紧，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害怕的事了。牙医伯伯在我的嘴巴里“吱唧、吱唧”的钻着，密密的水雾漂洒在我的脸上，偶尔袭击我的酸痛，将我的眼泪逼了出来，滴落在父亲的胸前，父亲在我耳边轻轻的安慰，泪是止住了，却止不住心中对爸爸更深的依赖。

回家后的我，总喜欢趴在镜子上看刚拔了牙齿的伤口，伤口是那种深红到近似黑的颜色，仔细看，伤口并不是平的，而是像漏斗的角度一直斜进深处。我喜欢用舌头舔那个小洞，因为有一种触碰到平常碰不到的地方

的新鲜感。我偷偷的，假装没事一般的，却还是忘了遮住歪歪的嘴巴，父亲见到就会轻声斥责我：“不要老去舔，这样伤口会流血。”其实父亲比我更在意那个小小的伤口，因为伤口不是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必须更殷切地询问我的状况。爸爸总是弯下腰，摸摸我的头，然后问我还痛不痛？我也总是非常慎重的舔一舔我的小伤口，偏着头思考一下，然后告诉他我的结论。其实痛不痛并不重要，我心里乐呵着的，是可以当着父亲的面光明正大的舔我的小伤口。过一阵子，快冒出头的牙齿把我的牙龈顶得胀白胀白的，于是，父亲加入了我检视新牙的阵容，细白的牙尖如同花干茎叶下微凸的芽苞，一天一天的向上生长，被顶开的牙龈，在父亲指尖的轻触下，微疼。

如同所有的小孩一样，我觉得父亲是十分伟大的。三年前和先生回台湾办归宁喜宴，那些父亲过去的长官、下属，把圆山大饭店的宴会厅坐得满满的。其实父亲已经退休多年，有些旧部属与他的渊源甚至长达二、三十年，但是他们却都来了，只因为他们对父亲的情分，不仅仅是长官而已，更是充满了对父亲的感念，一种打心眼儿里的崇敬。父亲是军人出生，靠着辛苦自学得到今天的地位；他有一张长长的脸，抿紧的双唇透露出他坚忍的性格。记忆里，我很少在家里听见父亲大声说话，不像我们娘儿三个，总是喜欢互相吆喝这个那个的。

父亲有一双穿了至少有二十年的拖鞋，棕红色的鞋面与鞋底均是硬牛皮的，不像现代拖鞋讲究轻盈舒适，那双拖鞋有着沉沉的感觉。爸爸在家的時候，我总听见爸爸的脚步声从远而近，再由近到远，“啪搭、啪、啪搭、啪……”似乎只要父亲在家，拖鞋声就不曾停下来过。我喜欢静静地听父亲的拖鞋声，因为这个声音代表了爸爸对我们的爱，也代表了他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；而我，只要听见爸爸的拖鞋声，就能感受到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与疼惜。其实身为小女儿的我，很喜欢替大人们斟茶跑腿，但是父亲却总是不让我为他做些什么，因为他说：“能够自己做的事，就尽量不要麻烦别人。”父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辛苦，也不愿意造成任何人的不方便，即使他官拜少将，也从来不会摆架子，甚至比下属更亲力亲为的在所有小细节上。任何事情，在父亲的处理之下，总是水到渠成，甚至比原先的计划更臻完善。如今，父亲将他的专注从日理万机的办公室，转移到他曾经以另一种方式维护的宅院里，不变的，是同样虔诚的委身，就像那些隐藏在拖鞋声里的爱一样，每每以无形的方式赋予我们新的生命，如氧

气之于花的无私。

从台湾回到多伦多之后,先生兴致勃勃的挑选起兰花,我开始相当反对,因为觉得如果养不好兰花就好像是伤了父亲的心。但是,当我一次次经过那间门口摆满了蝴蝶兰的花店,我突然强烈的想拥有一盆兰花,一盆可以让父亲的记忆成为我真实陪伴的兰花。仔细想想,父亲并没有刻意培植蝴蝶兰,可能是觉得她没有国兰的典雅气质。但是逢年过节或是父母亲生日的时候,父亲的下属或朋友,总会送来一盆一盆开得恣意盎然的蝴蝶兰,把家里点缀得更有过节的气氛。我想,我一直钟情于蝴蝶兰的原因,也许就是因为对那些特殊日子的怀念吧。

终于,我捧回了一盆紫红色的双株蝴蝶兰,光滑细致的花瓣,染上一层娇嫩的色彩,如我双颊的酡红,也如四年前的那个夜晚,我曾经在父母温柔的注视下拥有一整场的缤纷……

父亲退休之前,很少有机会自己开车,因为不论是上下班或是参加会议应酬,司机都会尽职的在车上等他。那时家里虽然有一辆私家轿车,却很少机会用到,除非是在电话声的催逼下,爸爸才会停下手上正忙着的事情,开车赶到我等待的地方。我并不是一个有方向感的人,而台北七拐八弯的巷弄正是让我常迷路的罪魁祸首。于是,在钢琴老师家的巷口,在巴哈室内乐团团址门口,在国家音乐厅停车场前,在科见美语旁的巷子里,总会有一辆银灰色轿车停在那里,而车里坐着的,就是舍不得让我自己搭公车的疲倦的父亲;晴天、雨天、九点、十点,不论我何时踏出门口,父亲总会在我见到他之前就把车头灯打开,好让我可以顺着他为我预备的亮光,回到他的身边。高中毕业后我到纽约攻读音乐演奏,除了一些特别的地方,纽约的街道倒是很贴心的用数字当名字。十几年来,虽然不至于迷路,但是我的脚步却再也没有从前那般稳当,因为我知道,前面的转角,不会再有一辆银灰色的轿车等着我。

四年前我终于有机会站上国家音乐厅的舞台,演出当天,我在后台坐立难安,休息室的电视屏幕上,转播着会场内的情况,我见到几乎坐满的演奏厅,更是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七点三十分整,我战战兢兢的走到舞台中间,只见舞台两旁及会场四周,排满了盛开的蝴蝶兰,一盆、两盆、三盆……数不尽也数不清的兰花,都是父母的亲朋好友送来鼓励我的,而我在一片花团锦簇中,找到了那一双熟悉的眼神,一样的温柔,一样的令我有安全感。两个小时后,我在热烈的掌声下谢幕,舞台上,我再一次找到了

父亲的眼神。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,就是这十多年来,当我觉得孤单的时候,其实父亲都一直在我身边,在离我不远处的转角,指引着我归家的方向;而我,在万紫千红的感动里,听见了蝴蝶兰里属于父亲的声音。

我和先生的兰花,开了两个星期后就逐渐凋谢。我们替她剪枝、换盆、也换了新的培养土,一样的替她浇水施肥,也耐心的等待她明年的花期。现在,兰花长了很多新的气根,也长出了两片新的叶子,父亲很为我们的花儿高兴,只因为我们看见了绿色因子中的生命。

对于生命,父亲教导我们要珍惜,但是对于生命中的名利,父亲却是有着超然的淡泊。父亲退休的前几年,因为还一直在升迁,所以母亲担心他退休后会不能适应。等到父亲届龄退休,他毅然推掉了几个工作的邀约,一手揽下所有家务,好让劳累的妈妈休养久病的身体。去年回台湾的一个早上,我躺在书房的床上,忽然父亲走了进来,我拍拍枕头,父亲在我身边也躺靠了下来。良久,父亲指着他的三等功勋奖章告诉我:“爸爸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,但是有过这些荣誉,也就足够了。”那时,我才知道,是什么让父亲甘愿的退下来,原来,竟是一个小小的,三、四十年前的承诺,承诺母亲一个天天陪伴着她的生活。花开有时,花谢也有时,花的生命并不会消失,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。在父亲的心中,世上的一切有如花起花落,而他唯一能做到的,就是在起起落落里站稳在我们母女三人中间,以各种不同的方式,小心翼翼的守候着我们。

父亲的兰花谢了,我的归期也近了。离开台湾,是一件最伤我身肝的事,因为父亲紧闭的唇、微皱的眉和不愿掉下的泪,将我的心纠结得再也松不开。我想象着每次父亲亲手为我铺架床铺,却又在一个月后为我折叠床铺,他的心中,该是拥有多少的矛盾与不舍——既然铺了、架了,又为什么要拆了、叠了?我想着那些在父亲呵护下生长的兰花,因为有父亲的陪伴,所以可以开出一季的灿烂。而我,离开了家,就好像失了根的兰花,因为我的根,一直还遗留在刻有父亲名字的泥土里。

我后来才发现,原来我是爱花的;我只是不愿意也不忍心去细看花上的信息,因为我总是会在花瓣的脉络里感受到父亲一生为我们的付出,一种在他花白的发丝及渐弯的后背里,全然摆上的牺牲。

沪杭七年间

郭 梅（浙江）

屈指算来，我毕业两个七年了，外祖母病逝也已经两个七年了。

十四年来，母亲常常喃喃自语：“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外婆呀，真是对不起她！”——尤其是在家人团团围坐乐叙天伦的时候，她会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，让我和弟弟心头凄紧，相顾无言，心底里则浮现出外祖母端丽慈祥的笑脸。

我是母亲的长女，也是人家庭里唯一的女孩，杭州话叫“噶许多肉里夹了一块萝卜”，很是遭人稀罕。又因为是双胞胎（妹妹夭亡）早产儿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，从不会吃饭时起吃药就成了生命的第一需要，被母亲的同事们戏称为“社会主义公费医疗的苗”，以区别于同龄的“社会主义的苗”，所以大人都说“格个伢儿能养活就不错了”，一直对我娇宠有加。尤其外婆，对我这个她等了整整一个花甲才等到的第一个孙辈，更是不知道怎么疼才好呢。记忆中，最初的外婆是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桥，那摇摇欲坠的草舍里，冬夜，一灯如豆，外婆勾着头，细细地为别人的新衣钉纽扣，她花白的短发疏疏地垂在补丁叠补丁的肩上，嘴里还低低地教我背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“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”。那些年，因为有个远在大墙之内的“反革命”舅舅，我找小朋友玩不是遭白眼就是落个鼻青脸肿，索性便足不出户，整日里与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大刀记》什么的相厮守。妈妈颇不忍，总为我尽量找些好书，外婆也常指着窗外嬉戏的群童对我说：“羡慕他们，有书看，就是你的福气。”于是我的童年

就这样在无边的翼护下悄然绽放成一串莹润温馨的记事珠，在时光深处流光溢彩。忘不了，“困人天气日初长”的时节，我习惯地倚着门前丝瓜架撑出的一派沁凉，一边生吞格林活剥安徒生，一边照管芦花鸡带着她的孩子们分外欢势地觅食。一天，我迷醉于《海的女儿》，竟任凭心爱的小白鸡惨遭“猫吻”，发现后，不禁又悔又恨，放声嚎啕。妈妈闻听赶紧取来药水、敷料，教我替奄奄一息的小生灵疗伤。渐渐地，它痊愈了，长大了，见了我就“咯咯咯”地殷勤招呼，还天天生双黄蛋，我开心极了。妈妈说：“把这件事记下来吧。”我便写了，短得可怜的几行字，还发了句“感慨”：“要是外婆属狼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做勇敢的小红帽了！”惹得妈妈和外婆相视而笑，动情地说了一句我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明白的话：“你舅舅会回来的，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！”

正如席慕蓉所言，我“一直在被宠爱与被保护的环境里成长”，论年龄是独生子女小皇帝们的“长辈”，但却完全享受了独生子女式的待遇。于是，在我考上大学要离家的时候，母亲大大地犯了愁：“你在家连块手帕都不洗的，到学校怎么过日子啊？”不记得当时她和外婆是怎么费劲张罗的，但张罗的结果记忆犹新：我的行李鼓鼓囊囊的应有尽有，其中有两样东西很是让我的同学们艳羡：被套和卫生巾——那是1985年，家家都用被里被面缝被子，母亲怕我在学校找不到乒乓球桌之类的“缝制工作台”，而针线活一流的外婆更怕她就是再怎么教，从小不做家务的外孙女也临时抱不了女红这佛脚，所以，她俩硬是想出了“被套”这个能救我大驾的辙。一床暗红隐花的，一床淡绿碎花的，细软的棉布被套，开口用扣子绾合，舒适，方便。我不敢说日后成为每家每户日常用品的被套是我家发明的，但外祖母和母亲“自行设计加工”的被套在我的记忆里，永远享有专利权。还有，母亲给我带了足够一个学期使用的卫生巾——如意牌，全国第一个牌子的卫生巾，浙江率先试生产的，当时还远没有普及。我的室友们哪怕是北京姑娘上海小姐，对它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。虽然现在的女人用品层出不穷，如意牌也已经在近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我知道，自己将始终记得，它当时的价格是五毛钱一包，在绝大多数女人眼里是绝对的奢侈品。

我就这样带着庞大的箱包在父母的双双护送下上了大学。看新同学大都是自己来报到的，很是为难，但爸爸妈妈马上把责任担了过去：“你体质弱，一个人来我们不放心的。何况我们路近啊。”那时，交通远没